

劍岳編

歌
謠
叢
話

明星書局發行

歌 謠 叢 話 目 次

- (1) 母歌與母戲……………一 (6) 山中韻事……………五四
- (2) 原始山歌……………八 (7) 五更歌……………七五
- (3) 起興……………一七 (8) 十思量……………八五
- (4) 菱角兒及其他……………三四 (9) 女性美的讚頌者……………一百
- (5) 山歌中的燈心草……………四一 (10) 民歌中的方言……………一一十

歌謠叢話

母歌與母戲

「民間的歌謠，原來就是原始社會的詩。現在的不識字的村嫗牧豎，他們的心理，和原始人類的心理，本來還是相差不遠的，所以他們的心理的反映——歌謠——古人所稱為「心聲」的，也還是相差不遠；試把古人所追記的遠古的歌謠一看，總是和現代的民歌有相同的特徵，就是：詞句簡拙，和情調率直。不過雖然大體相同，而因了時代和環境的關係，現代的民歌，畢竟細膩曲折得多了。我由搜集現代歌謠的經驗中，知道小孩們的「兒歌」，詞句最算簡拙，情調最算率直，所以它最可拿來作原始文學的模樣。

原來兒童就是「原始人」，他們由娘胎裡睜呼吸的水裏生活，爬到大地，上肺呼吸的氣裏生活，已算是「由單細胞生物進化到脊椎動物的人類」的一

部生物進化史了。他們由二三歲到五六歲的時候，他們的體格：身長，足短，腹大；他們的性情：好遊戲，喜歌唱，輕鬪毆，易啼哭；他們的心聲——語言歌曲：簡拙率直，多天籟，少虛僞。他們簡直是原始人的最好的模型吧？他們的歌謠，也簡直是原始文學的最好的模型吧？」

以上是我的粵歌一斑的自序中的一段文字。我以為民間的歌謠，可以說是原始的文學，而兒歌又是原始的歌謠。然而兒歌之發生，又當以「母歌」——「母戲」為先導，周作人先生有一段文字論得頗分明：

「兒童學話，先音節而後詞意，此兒歌之所由發生，其在幼稚教育上所以重要，亦正在此。西國學者搜集研究，排比成書，順兒童自然發達之序，依次而進，與童話相銜接。大要分爲前後兩級，一曰「母歌」，二曰「戲」。母歌者，兒未能言，母與兒戲，歌以侑之，與後之兒自戲自歌異。其最初者即爲撫兒使睡之歌，以暉緩之音，作爲歌詞，反復重言，聞者身體舒懈，自然入睡。觀各國歌詞意雖殊，而淺言單調，如出一範。南法蘭西歌，有止言睡來睡來，不著他語，而當茅舍燈下曼聲歌之；和以搖籃之聲，

Guan. jin from - tröz

話 叢 謠 歌

令人睡意自生。如越中之撫兒歌，亦止實實肉肉數言，此時若更加以緩緩車聲，則正可與競爽矣。」（歌謠論集 87頁）

撫睡之母歌，我所搜集的，下舉的一首，也算是止睡來睡來之例：—

呵呵！

滿滿！

睡了！

呵呵！

我的滿滿，

睡了！

聲 中 乙

aa

.....
.....

注：「呵呵」上一個上聲，下一個陰平。「滿滿」猶實實。

一個母親，抱着一個未及過歲正在半睡的小滿滿，以暉緩之音，反復重言，口一邊唱，身一邊搖，一直搖唱至兒熟睡了才止。

~~~~~  
~~~~~  
~~~~~

話 叢 謠 歌

貓貓貓，

瓦上叫。

雞雞雞，

棲裏啼。

鴨鴨鴨，

塘裏打竹甲。

這也是一首母歌，是母教過歲左右的嬰兒唱的。唱時，母抱着兒。緩緩步行，緩緩搖拍，口裏也緩緩地唱，唱至一遍又一遍。大概因了兒不喜悅，欲作啼了，母忽看見一個貓或雞鴨走過，便指着唱唱，使兒的視線頓移至貓鴨身上。這雖是母歌，却和前一首有些不同，前一首是單母唱的，這一首雖是母唱，可是有時兒也跟着「鴨鴨鴨」地張着口在學唱了。

琴琴差，

麻油煎冬瓜。

米籩曬板兒，

歌 謠 叢 話

托兒曬柿花。

柿花好剝皮，

交頭馬來騎。

馬愛走，

交頭狗。

狗愛吠，

交兩碓。

碓愛踏，

交雙屐。

屐愛着，

交條索。

索愛斷，

交擔竿。

擔竿長長下四川。

歌 謠 話

四川鼓，

打爛肚；

「通連布布」布來補。

注：「琴琴差」鑼鼓聲也。「柿花」即柿餅。「交」交換也。「愛」俗稱要回愛。「兩」一兩即一架也。「斷」讀若團音平。「通連布布」狀破鼓之聲。這算是一首母戲了。一個初學語的嬰孩，坐在母親的膝盤上，母雙手握克爾擊，當作鑼鼓，頻頻拍打；口裏唱，手裏打，每唱一字，便打一拍，每唱一句，便停一個拍子。這也是不單母唱的，三四歲的小孩們也常在茅舍簷前張着口「琴琴差」地在唱。

薏穀四歲，

踏米衰菜。

你坐鑊圍，

我坐鑊督。

鑊督煮粥，



煮魚煮肉；

煮倒食了佳祿祿。

注：『踏米』謂以足踏碓舂米也。『坐』代音字，俗謂擇面有之曰坐，當是擇之轉。『督』代音字，物底之中心外突的部分，俗稱爲督。『倒』待之轉。『佳祿祿』佳健無疾也。

這也可算是一首母戲，也是教初學語的嬰孩唱的。唱時，母對兒面，兒坐母膝，母雙手握着兒的兩掌，一推一縮，作磨穀之狀。唱一句，便一推，唱二句，便一縮，如是一句又一句，一推又一縮；母推得愈欣歡，兒笑得愈開口。唱詞完結，便急速地拊着兒的頭，親一個嘴。

### 原始山歌

七言四句的山歌，算是我們粵省民間文藝的一大宗材料，雖然他省也有這類民歌，可是流行得這樣普遍的，總要算我們粵省的客家社會了。它的外形，大都七言四句，但也有七言五句或三言七言九言相間的作品。至其內容，除十之一二是調笑人的滑稽歌和長篇敘事歌外，十之八九都是抒寫男女情愛詞。它的作者，大多數都是不甚識字的青年以至中年男女，所以它的歌詞也大多數充滿着粗野率直的意味，不過細膩曲折的却也不少，尤其是一種在過「秘密戀愛」生活的男女們私相酬答和抒發她們情懷的作品，往往能很幽深細膩地和無忌憚無虛偽地表現出她們真實的情感來；這種真實的表現法，比着詩經中的月出將仲子伯兮等篇，似乎還不多讓。不過這種抒發真情的好作品，往往是在情房中產出來，而不產在山中，所以只可以說是山歌的變體，而不是山歌的正宗了。

原來山歌這種東西，只是在山中歌唱的。我們顧名思義，就可知道所

以名爲「山歌」的緣故，一定是這種歌和「山」有關係的了。我們試到客系居民的叢山中去看看，便可看見兩種常見的人：一種是在山上割草採樵的男女，一種是在山道上經過的擔客。雖然前者男女多，後者女比較的少！有時也男少女多，然而男女總是接踵比肩，時相譏笑。試想在寂寞的高山中採樵，和肩着重物，度越層巒，這是何等枯燥煩悶的工作！在這境況中，乃有半熟非親的男男女女，接踵比肩，時相譏笑，這又是何等解悶的快事！不過人類到底是有藝術性的，坦白的談笑總不如諷刺的詩歌來得雋永，於是富有藝術天才的人使用韻語來調笑了，於是調笑的山歌便產生了。不過普通的調笑又不如性愛的調笑來得有趣，爲求解悶性的加大，於是求愛的和挑發情慾的山歌也便伴着調笑的山歌產生了。到現在，這種原始山歌雖是仍舊在山道上樵羣中引吭長歌，甲調乙笑，此唱彼和，可是流行已廣，一大部分的民間戀歌和長篇敘事歌，雖是仍舊七言四句，仍舊稱爲山歌，而唱的人已不甚在山道上樵羣中了。這猶之乎原始的樂府本是合樂的，可是後來詩人的仿作，雖是仍舊名爲樂府，而事實上已是一種詩——是一種

歌 謠 叢 話

樂府體的詩罷了。

屬於這種原始的山歌，極美麗的却不甚多，因為大半都是調笑開心之作，缺乏真實的感憤。

上閉唔得打橫排，

看妹手裏拈雙鞋；

墮歇一隻郎拈倒，

妹如無雙會尋厓。

注：『閉』仁去聲，山也。『唔』俗字，不也，讀閉口促鼻音。『拈倒』猶拾得。『厓』我之轉。

上閉唔得慢慢搖，

毛哩石炭會燒樵；

毛哩釀茶食白水，

毛哩阿妹攪牀刀。

注：『毛哩』無了之轉。

上兩唔得慢慢行，

失腳踏倒妹脚蹻。

「人人話我同你有手脚，

無手無脚樣般行？」

注：『踏倒』猶踏着。『蹻』俗稱踵曰蹻，即踵之轉。『手脚』雙關語，二句的，指性的事件，末句的，指人的手足。『無』讀重唇，如毛。『樣般』猶怎樣。

以上三首，便是肩着重物度越層層的擔客，唔麥調笑開開心的。因爲是在山道上隨口唱來的，所以自然也不見得有什麼真實的情感蘊蓄着了。以下八首，大概就是割草採樵的作品了，雖然也仍是唱來開開心的，但是帶有求愛的意味，所以蘊着的情感便比較的濃厚一點了。

日頭漸烈着唔真，

話 叢 謠 歌

對面阿妹係滿人？

係我心肝過來遛，

莫去看作兩邊人。

注：『滿』讀若慣，如此也。『唔』不也。『滿』代音字，讀上聲，誰也。『遛』讀若料，留着娛也。

日頭滿烈看唔真，

對面阿妹係滿人？

妹知有心過來遛，

莫去假作滿正經。

注：『正經』俗稱不苟言笑不輕視聽爲正經，亦作至誠。

對面阿妹係滿人？

日頭照影看唔真。

歌 謠 叢 話

有情阿妹翻轉面，  
無情阿妹莫轉身。

注：『無』讀重唇，如魔毛茅。

隔河看見牡丹開，  
漣好紅花唔過來；  
保佑上天降大雨，  
等風吹過牡丹來。

注：『花』指女子。『等』任由也。

以上還是男唱的，以下便是女唱的，也可以說是女的答詞了。——

對面阿叔係滿人？  
隔河隔岸看唔清。  
燈心探橋你愛過，

歌 謠 叢 話

郎如敢過妹敢連。

注：「探」代「看」字。「讀」字聲，架也。「愛」俗稱要曰愛。「連」男女結合也。「燈心架橋」喻事屬危險。

對面阿叔瀟秀文，

隔河隔岸行唔近；

燈心探橋你愛過，

郎如敢過妹敢連。

郎在東邊妹西邊，

隔河隔岸唔得前；

燈心探橋你愛過，

郎如敢過妹敢連。



2  
還

歌 謠 叢 話

郎在該崗妹已崗，  
隔條山路唔得上；  
手拿腳鋤來開路，  
郎如敢做妹敢當。

注：『該』讀去聲，那也，彼也。『已』此也。

以下再錄兩首吧。這已不是隔山隔岸在招呼，乃是相好們同在一塊兒或約在一塊兒來談心的作歸了。卜

新打鑣子兩面烏，  
郎就割草妹割薔；  
丟別鑣子同妹遛，  
郎就無草妹無薔。

注：『薔』讀若魯，俗稱「裏白」白薔，一種生在出崗的羊齒類草。

男婦

歌 謠 叢 話

妹子割薑樣澀難？  
等到你哥心滯煩；  
等到你哥心火起，  
蜘蛛牽絲半路攔。

人無百妻在陽向

花無百日在高山

人無兩妻在陽向

花無百日在高山

### 起興

歌謠的結構，有全首直敘其事的，有全首或中間一二句藉他種事物以喻其事的，有起首一二句說了不相關的事物以引誘出下文的；這種體製，在最早的詩歌集——詩經裏已先有其例，叫做「賦」「比」「興」。不過我們的歌謠中，除賦比興外，尚有一種體製，是：用他種類似的事物或字音相同相似的事物以隱射其所詠的事物的，這種體製，俗語爲「切」或「雙關語」。現在且先談談賦比興切四義中的「起興」，并先舉詩經中的一二例，然後再舉我們的歌謠。

月出皎兮！

佼人僚兮！

舒窈糾兮！

勞心悄兮！

歌 謠 叢 話

月出皓兮！

佼人憫兮！

舒懷受兮！

勞心慄兮！

月出照兮！

佼人燎兮！

舒天紹兮！

勞心慘兮！

——詩經月出

揚之水，

不流束薪

彼其之子

弯了！

月子在半天

西心杵收莫論錢

不流束薪

歌 謠 叢 話

不與我戍申。

懷哉懷哉，

曷月子還歸哉！？

揚之水，

不流束楚。

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甫。

懷哉懷哉，

曷月子還歸哉！？

揚之水

不流束蒲。

彼其之子，

歌 謠 叢 話

不與我成許。

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詩經王風揚之水

揚之水，

不流束楚。

終鮮兄弟，

維予與女。

無信人之言，

人實廷女。

揚之水，

不流束薪。

# 山歌書

## 歌 謠 叢 話

渾水過河唔知深，  
唔知心肝那條心？  
妹子連郎有主意，  
唱轉一條安郎心。

渾水過河唔知深，  
唔知妹子樣般心？  
燈草拿來兩頭點，  
久後正知共條心。

注：『樣般』代音字，猶怎樣的。

水打石子磊數磊，  
今番過了幾時來？  
今番過了幾時還？

渾水過河唔知深  
唔知妹子樣般心  
燈草拿來兩頭點  
久後正知共條心

歌 謠 叢 話

你愛話實日期來！

注：「愛」俗稱要曰愛。

燕子飛來翼撇撇，

心肝上了幾時下？

我今好比田缺水，

十日八日愛來邏。

注：「撇」讀若披亞切。「我」讀若厓。「邏」讀若羅廔切。陽平，巡視也。

白鶴下田翼撇撇，

問妹歸了幾時下？

魂魄還在妹身上，

心肝還在妹脅下。

注：「撇」讀西廈切，散開之狀。



話 叢 謠 歌

當晝一過日頭斜，

同妹更遛心更野。

魂魄還在妹身上，

心肝還在妹脅下。

注：『野』讀陰平。

石上種竹石下陰，

同妹更遛情更深。

像妹人情天下少，

花針落海異難尋。

注：『異』非常也。

日頭轉影樹轉陰，

同妹更遛情更深。

當晝一過日頭斜  
 同妹更遛心更野  
 魂魄還在妹身上  
 心肝還在妹脅下  
 注：『野』讀陰平

歌 謠 叢 話

飯甑肚裏放燈草，  
久後正知郎蒸（真）心。

石上種竹石下陰，

古井種菜園（緣）份深。

飯甑肚裏放燈草，

久後正知郎真心。

注：「份」讀分去聲，此處猶言「額位」。

月子彎彎在半天，

想妹想了幾多年！

碟子種葱園（緣）份淺，

扁柴燒火炭（歎）無圓（緣）。

注：「無」讀重唇，如魔毛茅。

歌 謠 叢 話



月子彎彎在半天，  
兩人相好莫論錢。  
雲遮日頭無幾久，  
同妹交情萬萬年。

蘇州府吳縣人  
吳縣人  
吳縣人  
吳縣人  
吳縣人

### 菱角兒及其他

論到民間的歌謠，最有趣的還算是小孩們歌唱的「兒歌」。這類歌謠的作者，大都是思想簡單的兒童們和他的母親乳媪。它們的製作，不是由個人的一時的，而是由羣衆的繼續的雜湊修改而成。它們的傳播，不是由文字的印刷術的，而是由老嫗兒童們在簷前窻下口口相傳。因爲這樣，所以一來轉變繁多，往往同一首歌，因了地域方言風俗物產之差異，而詞句間此更一字彼換一語，於是乎便變出許多大同小異的歌來了。二來不用文字記錄，容易失傳，尤其是有關時事的兒歌，往往流行了若干歲月，便已亡佚。譬如二十餘年前的兒童尚在歌唱的「戴紅頂」「下州考試」等等的兒歌，而今穿戴滿州袍套紅頂的人們已不可再見了，擔筆籃人場考試的滑稽劇也沒有再演了，所以把這「戴紅頂」「下州考試」的兒歌去教近年來的兒童，已經教不上口了。倘使今後社會的制度組織和民衆的生活狀況，因了歐美的物質文明的影響，一切農工等業上的用具和裝飾，都起了巨大的變更，那

末，我想到那時民衆的歌謠，尤其是小孩們歌唱的「兒歌」，都會跟着起了巨大的交代了。

我常恨那些識字的先民，薄視民衆文藝，坐視許多可寶貴的歌謠湮沒失傳，使我後民失了許多可貴的民俗和文學上的材料，這是多麼可痛心的事啊！雖然有些史書因了要證實古文化國裏的占驗術數學的原故，會記錄下一些零碎的童謠，然而被他們加上了許多歷史的事實和識緯的迷信的附會，弄得烏煙瘴氣，這也算是一種不幸的事了。

這幾年來搜集民間的歌謠，覺得最有趣的還算是小孩們歌唱的「兒歌」。因爲在天真爛漫的無半點虛僞矯飾的修辭中，能隱隱地反映出一地方的許多風俗和生活狀況來，這是民俗學和文學上的何等可貴的資料！現在且舉出我所愛的菱角兒等幾首列在下面：——

菱角兒，  
角彎彎。

大姊嫁在菱角山。

老妹騎牛等太姊，

太姊割禾唔得閒。

放落禾鏟拜兩拜，

目汁雙雙流落帶。

注：『等』是『往等候迎接』的意思，『唔得閒』沒有空閒也。

這是一幅客家山村的圖畫：小妹妹在山上牧牛，閒着無事，想起她姊姊在不遠的太姊，便騎牛走過去。見了姊姊，說道媽媽的思念，要想太姊同去歸寧。誰知他自嫁給菱角山的那一家以後，天天只是替她的翁姑做奴隸。現在又是收穫的時候了，又整整日地在田裏忙來忙去，那裏可以得到翁姑的允許同妹妹去見母親呢？只得放下鏟兒，合着掌兒，深深地向着母親住的那一方拜了兩拜，不覺衣帶上已落下幾滴淚珠兒來了。

這是多麼可貴的文藝！昔年黃公度先生未達時，和他的學友胡曉岑先生搜集民歌，最愛此篇。余近閱其往來信稿，知他們兩人都是很愛最後兩句的。

歌 謠 叢 話

年年年，

兩塊豬肉過隻年；

犁耙修繕又下田。

注：「年」指新年；過隻年，言過一度新年也。

這首歌，說是某村的一個童媳創作的。她因為嫁到婆家去，婆很虐待她；過一度新年，不過吃了兩塊豬肉，又說要到田間去作工了，因為早稻的播種期快要到了。她因此歎了一口氣，唱出這一首「年年年」的短歌。不料竟被她的婆聽着，出來咬着牙罵道：

「衰表子！你說的什麼呵！」

「沒有說什麼呀！我剛才不過唱一首歌。」她低着头低着聲這樣的哀求。

「唱唱，唱什麼！」

「唱的是：年年年，滷多豬肉過隻年，……」

現在的兒童，唱這一首歌，唱完了，還要接着這一段「說白」呢。

日頭一出千條鬚，  
阿妹上山割薔枝。

薔枝割得多，

阿妹轉去笑呵呵；

薔枝割得少，

骨頭末碎罵肆了。

罵呀即管罵，

肚裏想得化。

滿人啲我瀟細嫁！

注：『薔』讀若魯，「裏白」之俗稱也。居在山間的人民，多採之以供燃料。『轉』同也。『肆』極也，讀若死。『即管』同儘管，任由也。『化』俗謂看破世味自解煩惱爲化。『滿』代音字，誰也。『啲』讀若木上聲。『瀟』讀若慣，如此也。

貧家的女子，未及十歲，便嫁給山居的貧民家中去了。做婆的天天迫



令她上山去割荳，太陽一出，便爬到棚頂上去，手持鐮刀，截截：截截：截截……倘是今天的蒼割得太少，那狼虎般的家婆會罵得骨頭粉碎了。但又有什麼法呢？只得自己想化，歎了一聲：誰叫你被父母嫁給人家去做小媳婦呢！

割草妹兒跼呀跼，

頸板曬到肆鐵烏。

暗晡轉來無身洗，

攪等牀刀叫一晡。

注：『跼』讀若姑，躡也。『肆』極也。『鐵烏』謂黑如鐵色，甚言之也。『鐵』讀若答。『無』讀重唇，如茅。『攪等』猶抱着。『牀刀』牀前緣的欄板也。『叫』哭也。『一晡』猶一夜。

這也是寫童媳的奴隸般的苦作生活的一首短歌。大概是在六七月的天氣，赤日懸空，曝着頸兒在山上蹲了又蹲的割草，所以皮膚曬到由古銅色轉爲黑鐵色了，到了晚上歸來，渾身汗臭，竟得不到一盆清水洗澡，只得

忍着「無人憐恤」的痛苦拖泥帶汗地爬到牀上去睡覺；但是她自己也覺得實在可憐了，所以一夜間竟抱着牀刀兒空自飲泣。

蝦蟆爛兒叫連連，

愛娶老婆又無錢。

攆張竟兒同爺講，

問爺唔聲又一年。

注：「愛」俗稱要曰愛。「無」讀重唇。「挽」雙手向下舉物也。「張」計物之數。「唔」不也。

一個男兒，年紀漸漸長大了，還沒有娶個妻子。一天，正是春之晴夜，他聽見蛙聲鬧鬧，不禁念從中來。但是想起來也很艱難，因為婦女是要錢買的。像他這樣貧苦的農家，那裏可以得到許多錢來娶妻？想來想去，便想去問問父親。趁着他老人家有空，攆張竟兒，坐着談天；談到婚姻的事，他老人家竟默無一聲，現出非常厭厭的樣子，因為他今年似乎仍是貧困的。但又有什麼法呢？只得這樣的又宕過一年去罷了。

### 山歌中的燈心草

在民歌的構造上，尤其是客家的山歌，最喜歡用一種相似的事物和一種相同或相似的字音來隱射所詠的事物，像「原始山歌」中所舉的：「蜘蛛牽絲半路攔」，本來是說：如果她再還不來，那我就走到半路去攔捉過來的了。然而他並不這樣坦露的說，他却用蜘蛛當路掛網捕蟲的事來象徵，似乎意思更是雋永一層。又如李調元的粵風所載的：——

妹相思，

妹有真心弟也知。

蜘蛛結網三江口，

水推不斷是真絲（思）

他本來只是說她的「真相思」，但他並不這樣坦露，於是乎他就拉攏着蜘蛛來了，因為蜘蛛的「絲」可諧「思」這種修辭，本是一種諧音詞格，在俗稱則爲「雙關語」。

這種修辭，固然是客家山歌中所最喜歡用的，可是六朝時的「吳聲歌曲」已先有其例的了。像子夜歌的：「空織無經緯，求匹理自難。」春蠶已感化，絲（思）子已復生，「憐歡好情懷，移居作鄉里；桐樹生門前，出入見梧（吾）子。」她不過要說「求匹」「思子」「見吾子」罷了，然而他偏要拉着許多事物——空織，春蠶，梧桐，來隱射襯托她的意思。我們試把全部的吳聲歌曲和子夜歌一類的作品來看看，便可看見許多「梧子」「芙蓉」「蓮子」等諧音的雙關語了。

我們客家山歌的結構，可以說是和吳聲歌曲大體相同；不過一則是被人選入樂府經過文人的修改，一則仍是民間的方言詩罷了。

現在且舉山歌中的「燈心草」來談談吧。燈心草不過是一種野草，只可拿來供織席和製籃的原料；因為它的莖心可以做燃燈的炷，所以特稱它爲燈心草。然而它何以和山歌發生關係呢？哦！試讀前段的說明吧！原來山歌的主要原素是愛情，有愛情便有相思，愛情與相思，都是發生於人的「心意」的。燈心草！你爲什麼給我們加上一個「心」字去呢？我們要拉攏你

歌 謠 叢 話

來隱射襯托我們的「心意」了。——

心肝愛來只管來，

莫長兩邊人笑開；

莫長兩邊人阻隔，

水流燈草放心來！

壁上插針妹藏口，

深房織布妹藏機。

燈草小姑把紙捲，

問妹留心到幾時？

錫打燈盞鑊了金，

有油點火無燈心；

手拿燈草風吹走，

歌 謠 叢 話

枉爲親哥一點心。

注：「憊」讀去聲，「無」讀重唇，如魔，下並同。

晏愁晏赫愛想開，  
切莫愁來做一堆；  
燈草打成千百結，  
你愛放心解開來！

注：「晏」代音字，「無論怎樣」的意思。「赫」怒也，讀若厄。「愛」俗稱要曰愛。

日頭轉影樹轉陰，  
同妹更遛情更深。  
飯飯肚裏放燈草，  
久後正知郎蒸（真）心。

歌 謠 叢 話

注：「遑」讀若料，留着娛也。

石上種竹石下陰，

古井種菜園（緣）份深。

飯甑肚裏放燈草，

久後正知郎蒸心。

郎就作妹一團金，

嫁就話郎唔掛心。

飯甑肚裏放燈草，

久後正知郎真心。

注：「唔」不也。

銀打面盆鑊了金，

歌 謠 叢 話

唔衝唔磕唔知音，  
飯甑肚裏放燈草，  
久後正知郎蒸心。

去年想妹到如今，  
嗰子讀書心裏音。

竹筍生菇打暗想，  
燈草打結鬱在心。

注：『菇』代音字，謂芽也。『想』第三句的是雙關語，俗稱竹一段為  
一想

竹筍尖尖濂泥皮，  
幾多暗想你唔知；  
幾多暗想你唔識，

文明新世界  
華夏舊山河



燈草織布浪心機！

注：「濼」有黏。「浪」空費也。「心機」雙關語，燈心為經緯的織機也。又，俗稱心計為心機。



三步行來兩步企，  
一心都想等下你；  
等倒你來無話講，  
燈草織布浪心機！

注：「倒」得之轉。

禾畢細細瓦上企，  
又想食穀又想飛。  
燈草拿來織細布，  
上經陪倒浪心機！

歌 謠 叢 話

經。

注：『禾畢』麻雀，俗稱禾畢。『上經』把經紗裝在織機上，俗稱爲上

蚊子飛來壁上企，

日夜想血（歇）妹吾知。

蔗草拿來織細布，

上經脣倒浪心機！

注：『血』諧歇，俗稱住夜曰歇，此處指同眠而言。

手拿絲線繡觀音，

攞條絲線穿了針。

蔗草拿來蘸紅色，

時時刻刻染（念）在心。

歌 謠 叢 話

標致妹子去選田，  
十八見倒九人跟。  
燈草拿來繫掃把，  
有心總愛慢慢纏。

注：『標致』俗稱貌美曰標致。

米篩篩米穀在心，  
那久見妹到如今？  
燈草拿來打鞋底，  
難爲我妹過得心！

注：『我』讀若匡。『過得心』雙關語，謂把燈心當繩去穿鞋底，拉過草上的小孔時，一定會斷的，所以說心上過不去。

月光帶欄月（熱）在心，

歌 謠 叢 話

前三四年想到今。

燈草拿來穿針眼，

問妹樣般過得心？

注：「月換圓」原景也。「燈草」代音字，「燈」變。

沙井打水打唔乾，

同妹有情話唔斷；

燈草拿來做牙刷，

嘴裏晏硬心裏軟。

注：「斷」讀圍陰平。「晏」代音字，「無論怎樣」的意思。

半夜拍門拍唔開，

手拿石子瓦上拋；

燈草拿來剔螺肉，

歌 謠 叢 話

唔得心肝肉出來！

注：「剔」讀若挑。「唔得」猶惟恐不得。「心肝肉」指愛人。

上園蒜子下園葱，  
你愛連來莫露風。  
燈草拿來做門門，  
出出入入愛關心。

注：「莫露風」猶莫漏消息。

唔係怨得我無心，  
怨得屋家人多偵。  
燈草拿來做門門，  
出出入入愛關心。

歌 謠 叢 話

渾水過河唔知深，  
唔知妹子樣般心？  
燈草拿來兩頭點，  
久後正知其條心。

注：『樣般』猶怎麼樣。

錫打燈盞鏤了金，  
燈盞肚裏放燈心；  
燈草拿來兩頭點，  
兼身正知其條心。

注：『鏤』讀去聲，鏤也。『兼身』雙關語，表面指燈心兩頭燃至兼接，裏面是指男女的擁抱。

這首歌，通體是象徵的。它的結晶，全在末句。原來一個男和一個女，心裏都有意思了，不過拘於禮教，不敢在表面露情，她們天天只是蒙着假面具相見。可是到了後來，雙方都情急了，便燃起情燈來，才知兩人早

歌 謠 叢 話

，已同意的了。首句「鏤金」，是象徵人的修飾和美好；次句「燈心在裏」，是心裏暗相思的意思。

### 山中韻事

我們要知道客家的山歌怎樣地在山中歌唱。我們試一讀兩之強君的一篇美麗的文字——鄉居雜憶，便可了然於胸了。該文載在民國十五年上海暨南學校文理科文學會出版的景風第三期。現在且選錄其中的「山中韻事」一段文字於此。（文字悉依其舊，惟注释則大膽地略加增刪。）

以下的，便是南君的文字了。——

山歌，是故鄉的上流社會所痛心疾首的淫詞。但我却認真去搜集，因此他們都認爲我有意去提倡演唱淫詞。這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真是罪大惡極！

在鄉村的附近是不許唱山歌的，所以要聽山歌，非到山間去不可。但我們那裏大家都公認，男子到山間去遊玩是一件罪惡的事，因爲有調戲婦女的嫌疑。所以到山間去聽山歌或唱山歌，也是很危險的事，處處要妨人來襲擊。大家和唱山歌的地方，多是在官山裏，或是在山間的大道上。官



山裏唱的多屬採樵的人，大道上唱的要以挑擔的爲多。他們唱山歌的動機，我想不外這四種：

(一) 在無聊賴時，困乏時，唱來開心。

(二) 有意罵人，或調笑人。

(三) 求偶。

(四) 戀愛時發抒他和她的情愫。

我們那裏的人，無論老少，大都會唱一點山歌。有些聰明的，口齒伶俐的，聲音嬌好的，能够唱很好的山歌。他們或她們多沒有受過相當的教育，甚至一字都不識，但他或她能隨口唱出很好很好的山歌來。有些山歌是彼此口授的，人人都會唱，不足爲奇爲貴。若遇對駁山歌時，口授的就不便拿來應付了，非自己創造不可。所以往往看對方唱了什麼意思，就隨口駁他什麼。這樣的奇材，可惜都埋沒在山間了！

一天，請了三個相好的野人陪我到山間去聽山歌。離我的村落二十多里有一座官山，叫做W山。靠近W山四週的人都到那裏去採樵。我們那一

# 歌

## 歌 謠 叢 話

族到那裏去採樵的特多，因此，那山也無形在我族的勢力範圍之內，所以我們往那裏去遊玩比較少危險。但在山中唱山歌，也有避忌的地方，就是不好在本族人採樵的地方唱，應在別姓人那邊去唱。我們到了W山，看那山勢，蜿蜒起伏，約有數十里。高大的樹林稀少得很，滿山滿谷都鋪着羊齒類植物，茅草，和小灌木。山中沈靜得很，但不時也可聽得畫眉和鷓鴣的鳴聲。

、七月七日銀溪河，

、實實在在有心麼？

、葵花有心來向日，

、問妹有心向郎麼？

這是我在山中首先聽到的一首戀歌，從對面稀林裏唱出來的。人却看不見，但這首明明是對女性唱的，雖然他那歌聲纏綿嬌細，却可測知是一個樵夫唱的。我們四個，於是擇一濃蔭之下坐了下來，靜聽還有什麼回響否？等了一會，四山依然沈寂。耳邊只聽得呼呼的松濤聲，吁吁的蟬鳴聲

潺潺的溪流聲。我們突然感到失望。我們中有P、Y兩個會唱幾首，但他們恐怕唱出之後，要窮於應付，遂不肯唱。我慫恿他們試唱看看，正彼此推委時，隔崗遠遠忽有一道哀厲之音轉來，我們立即寂然，聽道：

噫知哀！

衰惹鬼！

你愛曬也曬等來！

注：『噫知哀』一稱有音無義的呼聲，讀若一勿一歹。『衰惹鬼』相當於詩經中的『狂童』『狡童』之稱呼。惹，你之轉。『你』讀若尼。『愛』要也。『曬』讀若溜。『曬』等猶呼喚着。

這是一句挑戰的歌聲，我們聽了不覺喜出望外，以為一定有人來駁他了，不料等了好久，依舊沒有出聲。這時我們很盼望剛才唱「七月七日銀溪河」的有以駁之，但他也依舊寂然。P君這時也覺得太冷落了，自動唱了一首出來：

山歌唔係考秀才，

好好歪歪唱等來。

秀才還愛考風水，

山歌總愛考口才。

注：「唔」俗字，不也。

P君唱茶，還百謙地說：「這首並沒有什麼意思」，不過要他「好好歪歪唱等來」。

P君的歌聲去後，竟引出隔崗的歌聲：

八月十五係中秋，

風流二字人人有；

白鶴飛在雲中走，

因為無雙日夜流。

P君接着也唱了一首：

十七十八花開期，

有花陪採等幾時？

八月十五係中秋  
風流二字人人有

白鶴飛在雲中走  
因為無雙日夜流  
走

白鶴飛在雲中

人生七十容易過，  
等多幾年花謝哩！

停了一會隔岡又和道：

人無二度再少年，

花無百日紅在山；

一代串錢一代用，

誰有兩代在陽間？

注：『串』賺之轉，獲利也。

我們都推測這歌的唱者不是女性，P君就要唱一首去戲弄他。我說：

「算了吧！在這樣幽美的空氣之下，給你一弄，要立即感到譫雜而混濁了」。

C君也說：「倘駁他不過，反給他戲弄一場，太難爲情了」。

P君就収了口，但隔岡的唱者也寂然了；諒他也必覺着：和他的，並非他所要求的對象。

## 歌 謠 叢 話

我們於是起來，沿着岡脊，穿過一道很稀疏的松林，山勢陡然壁立，只好從斜坡下去，那裏生滿了茅草，很不好走，P君說：「前面有人聲，你聽，有人在那裏割草，有路好走了」我們就跟着人聲走去，果然有三個年輕的村姑在那裏割草，她們看見我們蜂湧而來，不覺拿了驚奇的眼波瞟了一瞟。P君很和善地向一個年紀較大的村姑問了下山的路徑。我們照了她的指示，尋得了歸途。這時太陽還未正照，所以我們還不想回去，大家都決意盤過對面的高岡。山路峇嶇不平，一彎一曲如寫之字，難走極了。路旁的茅草又高又濃，把我們的視線隔短了，要看山景非回頭下望不成。走到半山，兩腿已酸痛難行。坐下來，休息一會。時有歌聲很是柔緩，不知從那裏唱來，字句也辨不清爽。聽了歌聲，精神好像振作起來，又鼓勇前進。將到巔處，路之兩旁約摸有八九個採樵的婦女。她們好像沒有看見我們一樣，一面說笑，一面工作。我們走到山巔，望望四山，見山腰之間不少採樵的人。我說：「這麼多採樵，怎麼樣少人唱山歌呢？」「恐怕她們今天沒有高興吧！」P笑着回答我的話。

「這個時候，採樵的人大約都打算回家了，我們還是到伯公樹下去坐，那裏是採樵的人歇息的地方，有時也可聽得山歌。」C說。

我們又從原路奔下山來，在途中聽了四條山歌，可惜唱的人隔離大遠了，他唱的什麼沒有聽清。其中一條是在隔岡斜坡上唱來的，聲音嘹亮，所以還能把它錄了下來：

南門一出八角亭，

縣長出來問姦情；

天下也有十八省，

風流不單匡兩人。

注：『匡』我之轉。

到了伯公樹下，原來是生在路旁的一棵老大的松樹，枝幹盤繞，葉密蔭濃，廣可畝許。正幹之下，有一個缺了口的茶杯，並有許多燒殘的香枝狼藉在一個瓦香爐的四周。樹根多浮露在地面上，天然做了人的坐位。有幾處，皮已脫落了，光光地，可以想見它的功德了。

我們坐了一會，一陣採樵的人來了。她們放下柴擔，坐在樹根上，有的擦衫角拭汗，有的把樹葉當扇擺涼，有的還繼續談他方才還沒有講完的話，但她們的聲浪很底，有的似乎在議論我們。又來一陣，這時的笑語破了山間的沈靜。我注視那些村姑，兩頰緋紅，汗流了一臉，背上的外衣也給汗透濕了一大塊。來了一陣，又去了一陣，我們目送她們去，眼接她們來，一點山歌都沒有聽着，我有點着急。「這要看機會的，今天也許要碰不着了」，P說。這時又來了一陣，笑語更是噪雜了。其中有兩個男子，有一個是P君的舊朋友。他們互相打了招呼，P君並介紹我相識：「這長君是很會唱山歌的，現在就請他唱吧」。K君因初相識我，有點不自然，只是笑着，不唱又不說話。K君年約二十五六的樵夫，看來是一個富於感情的青年。我看他不好意思唱，便說：「不要客氣，請唱來聽聽，唱，就唱」。他說：「現在不好唱，因在此歇息的多是我的本家，你先生想聽，請等一下，等到我的本家走了，我就唱來玩玩」。我們就請他慢點回去，他答應了。我乘間問他：「山間有什麼趣史」？他略為說了一點。他看他的



本家走了，不覺起身一跳。「真怪！我要調戲你了」。這時又來了一陣採樵的人，全都是女的。我問他：「是你請本家嗎？」他搖頭說道：「別姓人！別姓人！」說了唾了一口口沫，抽細喉嚨唱：一條山歌：

一山樹子籐條長，

暗知某條好路長？

一陣妹子情得好，

暗知那朝情過長？

注：「幹」如此也。「個」讀若計。「過」讀之轉。

他唱了把腕手連了弦，哈哈笑道：「真見笑！真見笑！」我們都說：「唱得好！唱得好！」這時一羣採樵的人，不覺沈靜了一刻，俱不久，笑語又譁然了。

「呀！那不是我的相好嗎？叫她過來談談！」某君突然指着一方說道。這時看他，有點凶形。說了又抽細喉嚨唱道：

深山大樹兩邊開，

我們不覺

。同妹有情愛做誰；

。兩人見面莫偷笑；

。妹係有心就過來。

注：「係」如之轉。

就良 五 五 六

我們不覺齊聲喝采：「唔得實好！真是一首有意思，又恰切的山歌。」他這時毫無顧忌，舉起右手在招人。我們依了他的視線望去，果見一年約二十的村姑，坐在蔭下之一角，笑迷迷地朝他。他忽然叫道：「過來！過來！」她在啾嘴，表示不好。他兩手作勢，又唱道：

松口行上係西洋，  
囑妹連郎心莫慌；

千斤擔子郎身上，  
再大事情郎敢當。

他唱了又叫：「過來呀！」但她依然含笑不動。

「不好勉強她。她怕有許多她的同伴在前，不好意思過來；她若過來

心莫慌 千斤担子郎身上  
再大事情郎敢當

松口行上係西洋 囑妹連郎

，她的同伴要回去告訴你調戲婦女了，鬧出事來不好。」我勸王君不要去追她。

他拍着胸膛說道：「誰不知道老王是山精，她的同伴那一個不認識我！她們也都知道我同她的關係，不會鬧亂子的！你先生少轉唐山，不明山中情形，我告訴你：那一堆阿嫂，除了兩個實在正經的，那一個沒有相好呵！我們有一首山歌，我唱給你聽：

鄰鄰舍舍也好連，

人無百歲在陽間；

貞節也無牌坊起，

風流一年得一年。

注：「得」一作正，才也。

他唱了，大踏步過去牽她過來，她的同伴忽起一陣劇烈的笑聲。他一面走，一面唱道：

路上逢妹路上登，

睛

話 叢 謠 歌

兩人牽手笑呵呵。

他不唱下去，要她接上，她紅着臉瞧着我們不敢唱。他於是又接口唱

道：

有心過來莫怕羞，

放心開口唱歌來。

心肝！

匡肉隴！

注：「匡」我之轉。

他最後的歌聲，不覺使我的皮膚微微麻了一麻。

他叫她：「坐下來，不要怕。」她不敢坐，低了頭，有點嬌態；但兩個大而烏黑的眼睛，不時左右瞟人，這時P君竟唱了一首山歌：

妹妹好似白鶴形，

兩目晶晶會俏人；

不知睛盡幾多風流子？

莫賄阿哥老實人。

我們聽了，不覺哈哈大笑。K君叫她駁他，但她說：「我不會唱」。

她的眼睛大而且黑，又生動靈活，實有幾分神祕的力量藏在裏面。兩脣很薄又圓，當她合攏來時，那短短的曲線也很動人。頭上戴頂涼帽，胸前穿條結花的圍身裙，淡紫色的麻紗上衣，長與膝齊，淺綠色的狹口褲，腳上穿對布打的草鞋，棕黃的臉色，不失天然的風韻。她，在我看來，不愧爲草野美人。

她的同伴起身要走。她也想走，但K君留她再坐一刻。她不得已轉頭望着她齒同伴在眉語。她的同伴都解人意，一笑去了。

她望見她的同伴去得遠了，她的頭也漸抬高了。

我問她：「你家裏有丈夫嗎？」

她說：「他到暹羅去了，三年沒有回來」。

我又問她：「他常有信回來嗎？」

她說：「半年沒接他的信了」。

歌 謠 叢 話

這時P君笑着說道：「恐怕他在暹羅死了！」

「他死了，干我什麼事！」她有點帶憤怒的情態說了這句話。

P君也帶了驚異的神色問道：「他死了，怎不干你事呢？」

「自然，自然不干我事！」她拿嬌嫩的聲調回答了，兩眼斜斜地媚視着K。

P君笑道：「呵！我知得了，阿嫂，我現在就來替你做媒人吧！阿K哥是……」

她不待他說完，就隨手拾了樹枝要去打他。口裏又嚷着：「脫頭鬼！你說！你說！」

P君忙搖兩手陪笑說道：「阿嫂，有話口講；莫動手。我有一首山歌，我唱你聽：

河澗洗脚石上擲，

竹葉撩獅愛沙和。

總愛兩人心甘願，

那有幹多媒人婆？

注：「次句」一種游戲，一個人裝飾沙和尚，一個人蒙着假獅相戲。

「幹」：如此也。

阿嫂，我就做媒人婆，媒人公了。」

「斬千刀的，還要說！」依舊要去打他。K君一把把她拉住，叫她坐在他的旁邊。她坐了下來，望了我一望，好像想說話。我就問她：「你要說什麼？」

「沒有」，說了又瞟了我一眼，短短的曲線微微張開，笑了一笑。她轉過頭去問K君：「這位白白的，是走什麼番的番客？」

「他是學生，在城讀書，我也方才才相識他。」

「他是學生嗎？她聽了K君的話，有點驚異的神情，望着我，輕輕地說了一句話。

你會唱山歌嗎？請唱些來聽聽，好不好？」我以請求的態度問她。

「我不會唱」。她說。

「不要騙我，我看你是好會唱山歌的。」

「你怎知道我會唱？」

我指着K君撒了一個慌：「阿K哥說的。」

她咬了下唇，停停地望着K，帶着鼻音問道：「你這斬萬刀的！怎麼亂

說！」

「你隨便唱點他聽好了，他說他從來沒有聽過女人唱山歌。」K君顧全我的面子，替我圓了慌。

「我不唱，我不會唱！」她說了只是笑。

P君假作想走的神情說道：「怕我聽嗎？我就走開！」

「誰怕你聽！……」

Y君搶着說道：「不怕人聽，那就唱來。」

「不唱」。她說了，把兩肩搖擺。

我再央求道：「多謝兩嫂，請唱兩條來聽聽就好了。」

K君也催道：「唱罷！要等到日頭落山才唱嗎？」



她望了我一眼，低了頭只是微笑。

我向下看說：「還是你先唱，過來罷。」

「會死的，不會被人，只會唱普通的。」

「那會唱普通的吧？」

「君犯她一推，催道：『快唱！害什麼羞！』」

她又望了我一眼，笑了一笑，然後嚥了一下口涎，笑道：「唱什麼好呢？」

「隨便」，我說。

「那就唱一條人人會唱的給你聽吧」。又嚥了一下口涎。一會兒，一種令人欲吐的歌聲，傳入耳朵來了。我們屏息靜聽，不知身在山間，也不知身在大間了。但聽她唱道：

買梨莫買蜂咬梨，

心中有病無人知；

因為分裂更親切，



誰知親切轉傷離？

餘音哀厲而長，縷縷不絕。令人感到傷離之淒切。聽吧，我們不禁同聲嗚采，央她再來一首。

她又望了我一眼，她的眸子似乎有一種神秘的光芒耀人。她低下頭，好像在思索，忽然，她自己笑了一笑，歌聲也隨了笑痕來了。她唱的是：

上山竹頭下山禾，

屋知阿哥毛老婆；

有哩老婆看得出，

眼珠落眶背又駝。

注：「厓」我之轉。「毛」：無之轉。「有哩」：有了之轉。

她唱了望着我只是媚笑。K C Y P也哈哈大笑。

我問她：「你這首山歌是笑我嗎？」

她笑而不答。

我說：「我不會唱山歌，給你欺侮了。」

徐中鄉人民政府

鄉人民政府

歌 謠 叢 話

我就請P替我報仇。

P說：「就照她唱的駁去就是」。

「我不會唱，叫我怎樣駁呢？」

P君略一思索，就駁道：

上園韭菜下園葱，

匡知阿妹有老公；

嫁哩老公看得出，

兩片胸前起尖峯。

她聽了搥了P一拳。

P說：「禮相往來，怎好打人！」

這時她拍了K一下，脫身跑到她的柴擔邊，挑過柴倉，回頭笑道：

「時不早了，我壓回去了。」

這時K君也唱了一首山歌：

妹係在東郎在西，

弟查哥

兩人分手各路歸；

山窮水盡無隻屋，

囑咐心肝慢慢歸。

她聽了回頭一笑。我們都望着她去，到她轉了一個彎，人影兒消滅了，才你我互望了一眼。王君也要辭別，我們於是各自望家歸去了。

歌謠叢話  
發揚民之

古代情歌精華

五更歌

寫男女幽會的詩歌，除了如西廂記一類的戲曲書中偶可見外，便要在民間文藝中去找尋了。因為人類的心理，總以這些事爲不好意思，尤其是禮教之鄉，簡直認爲比盜賊還更不名譽的事情。所以一般詩人雖或有時心中想試寫一寫，然而筆尖却在退却宣告無這種膽量了。至若民間的不甚識字的詩人呢，因了比較的少受禮教的浸染，而且不須用筆書寫和署名的原故，於是乎他或她便敢無忌憚地把她們的戀愛生活一層層地赤裸裸地表現出來了。我所搜集的民間幽會的情歌，似乎很多美麗的，尤其是一種五更歌，共得三篇。——

一更一點月出頭，

哥在房邊打石頭；

妹在房中打主意，

早曉羅帶未曾收。

歌 謠 叢 話

二更二點月照街，  
輕手輕腳把門開，  
雙手來接哥餉傘，  
爲妹情重哥才來。

三更三點月照樓，  
手掀蚊帳掛金鉤；  
情哥問妹那頭睡，  
兩手彎彎做枕頭。

四更四點月落西，  
更鼓亂打雞亂啼；  
可恨金雞啼得早，  
鴛鴦隔散兩分離。

歌 謠 叢 話

五更五鼓大天光，  
情妹送哥出繡房；  
手拿衣袖抹眼淚，  
難捨情妹好心腸。

以上五首，係由歌謠與婦女一書中錄下來的。據說：這是廣西民間的情歌。以下節五更進房歌五首和五更同郎歌十二首，係由兩個與寧的學生寄給我的。我想：這樣的大同小異的五更歌，一定還有許多轉變的作品流傳在民間的口頭，不過我沒有見到罷了。

一更裏來進妹房，  
妹在房中燒好香；  
好香插在金爐內，  
保佑日短夜愛長！  
二更裏來進妹房，

歌謠叢話

歌謠叢話

妹在房中繡鴛鴦，  
十指尖尖牽絲線，  
牽開絲線記着郎。

三更裏來進妹房，  
妹在房中飲酒釀；  
囑郎探花莫飲酒，  
飲酒探花命不長。

四更裏來進妹房，  
妹在房中脫衣裳；  
上身脫來白如雪，  
下身脫來白如霜。



歌 謠 叢 話

五更裏來進妹房，  
妹在房中搖醒郎；

月光落在雲下沒，  
日頭出在雲下藏。

把五更同郎歌和上面的兩篇五更歌比較起來。又覺得似乎同郎歌好得多了。因為她的抒情抒得異常真切幽深，自首至末，都是由於她的千真萬愛的心坎中一步一步甜密密的吐露出來；敍到五更以後，她的一往情深，便一層纏綿逾一層了。

一更同郎入門行，

囑郎脚步愛放輕！

隔壁還有人未睡，

聽知講壞你名聲。

注：『愛』俗稱要曰愛。『末』：讀若盲，末也。

歌 謠 叢 話

二更同郎到房中，  
囑郎行路愛小心！  
綺縵拿來做馬褂，  
度度節節愛糾針。

大可怪真怪奇

注：『糾針』雙關語，縫衣的線回復纏繞，叫做糾針密縫；做事慎重  
秘密，也叫糾針密縫。

三更同郎到牀前，  
脫歇衣衫共枕眠；  
兩人共枕身相貼，  
樣般今晚渾有緣！

荒草春來依然綠  
梅花時到自然紅

注：『歇』了也，盡也。『樣般』：讀歎詞，猶怎麼也。『渾』：讀若慣，  
這樣也。

歌 謠 叢 話

四更同郎共枕時，  
同郎共枕又共被。

「櫃裏還有丈八綿細布，  
送畀我郎做衫尾。」

注：「畀」讀若兵。

一打五更天就光，

輕手輕腳搖醒郎。

手扛清水郎洗面，

洗歇面來食春湯。

注：「扛」雙手舉物也。「春」：俗稱粥曰春。

春湯放在桌中心，  
手拿茶壺把酒斟；

話 叢 謠 歌

囑郎食酒愛食醉，  
多食兩碗送妹心。

注：『茶壺』『酒壺』，俗常混稱為茶壺。

同郎食了出間房，  
起頭看見天微光。  
雙手同郎拭額角，  
合倒生風事頭長。

注：『合倒』代音字，感受着也。『生風』：急性的冒寒症。

同郎同到下簷來，  
手檢門門戶月開。  
打低頭腦同郎講，  
「今番轉了幾時來？」

歌 謠 叢 話

注：「回」：俗字，讀若兀齧，門開闔聲也。「轉」：回去也。

同郎同到出大門，  
看見東邊起橫雲；  
看見東邊橫雲起，  
郎就難捨妹難分！

注：「橫雲」大陽將出了，這時，天上雖然還是微明，但東邊已有一層層的五色雲彩靜悄悄地天際排列着，它的色彩是層斷式橫列着的，這，俗叫橫雲。

同郎同到樹林中，  
樹上烏雀口啣唱。  
手上戒指拿郎帶，  
囑郎你愛記在心。

話 叢 謠 歌

注：「嗚嗚」讀若吟吟，是羣雀張口小鳴之狀。「拿」：猶取來給與也

同郎回到白照牆，  
起頭看見天大光。

脫領背搭界郎着，

「早晨行路怕過涼？」

注：「白照牆」白色的照牆，這大概是在屋外，大門對面的地方。

同郎回到白石階，

看倒有人妹閃開。

手拿禮物界郎轉，

「起更時候放膽來！」

注：「白石階」用白色的石子砌成的階路。「倒」得之轉。「閃」：避開也。——這時天已大光，路上已有人過了。



十思量

「願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這句話到底只是一句空想罷了，因為要想達到這樣如意的境地，不知要待到何時何種的社會組織才可實現呢？在A類的文明國，尤其是我們的文化古遠之邦，往往一對有情人困了禮教的壓迫或奸人的破壞，卒至雙燕分飛，天涯地角，欲會無期，天下的傷心事，這總算是一種了。然而充滿着真實的情感的文學，也或會因此而產生：相傳北魏的胡太后和一個姓楊的男子秘密戀愛，不幸消息有些透漏，楊懼禍潛逃。這時候，一對甜蜜蜜的鴛鴦拆散，「茶思飯想，坐臥不安，」她門的悲傷自是意中事了。於是她乃作「楊花曲」以抒寫她的悲懷：—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闌楊，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嬌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春去秋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她的曲製成後，叫宮人去歌唱，聽者都不覺淚下。我們生在千餘載之後，讀了她的作品，也還覺得心弦上有些顫動，何況當日她們自己呢？

歌 謠 叢 話

兩年前，一個姓鍾的學生和一個姓劉的學生，他們各寄給我一篇民間戀歌——十思量，我接到了，非常喜感，因為這是一種有名的民間戀歌。相傳在興寧梅縣接壤的某處地方，有一個姓L的男子和他的族婦梁氏秘密戀愛。梁夫久在南洋經商，路遠不得歸，微聞伊婦有私情事，乃傳令急往南洋同居。L君無可如何，只得任她前往；惟自是日夜悲思，時時盼她回鄉。後來，他真的相思成病了，她聽着不禁心中患傷，乃託人寄信勸慰，并餽贈衣食等物。他接到她信後，病得漸愈；也託人寄贈毛烏褲一件，并製情歌十一首，一并寄往南洋，這就是有名的十思量了。量梁同音，在修辭上，猶楊花曲中之楊也。

一思量，

思量妹過七洲洋。

青春年少尋夫主，

漂洋過海路途長。

唉也哉，



歌 謠 叢 話

難爲嫩嬌娘！

注：『七洲洋』由香港至星加波一段海，俗稱七洲洋。『唉也哉』：感歎詞。『難爲』：猶『辛勞』，有感謝感讚之意。

一思量，

聽說番邦早起牀。

一多睡無兩覺目，

五更三點就冲涼。

唉也哉，

實在苦難當！

注：『無』讀重唇，如魔毛茅。

三思量，

妹在番邦無道場。

番邦卒會做有屋，  
夜裏男女愛同房。  
唉也哉

樣得到天光！

注：『遛』讀若料，留着娛也。『唔』：俗字，不也，『愛』：俗稱要曰愛。『樣得』：猶怎得。

四思量，

問妹盞酒幾時香？

番邦做月多辛苦，

生男生女坐原鄉。

唉也哉，

唔當轉原鄉！

注：『次句』言何時分娩。『做月』：俗稱分娩曰做月。『坐』：代音字

莫先生

天不絕人之路

AS  
09/20

